

欧洲十大  
犯罪推理小说家  
作品系列

# 低温症

HYPOTHERMIA

[冰岛]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◎著

杨春燕◎译

禁外借

新华出版社

# 低温症

[冰岛]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著

杨春燕 译

HYPOTHERMIA

新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低温症 / (冰)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著; 杨春燕译.

-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12

书名原文: Hypothermia

ISBN 978-7-5166-3744-9

I. ①低… II. ①阿… ②杨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冰岛-现代  
IV. ①I53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515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184

Hypothermia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Copyright © 2007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Victoria Cribb 2009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## 低温症

作 者: [冰岛]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译 者: 杨春燕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李瑞瑞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225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2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744-9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不  
到  
最  
后  
·  
没  
有  
真  
相

## 欧洲十大犯罪推理小说作家作品系列

(冰岛)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

《沉默的墓地》*Silence of the Grave*

《罪夜》*Reykjavik Nights*

《瓮城谜案》*Jar City*

《诡异海岸》*Strange Shores*

《暴怒》*Outrage*

《血色天籁》*Voices*

《暗黑无界》*Black Skies*

《干涸的湖》*The Draining Lake*

《低温症》*Hypothermia*

《寒城疑云》*Arctic Chill*

哥哥的冻伤最终好了，不过据说曾经遭受的一切让他变得既忧郁又孤僻。

——摘自《埃斯基菲约泽荒野上的悲剧》

玛丽亚不太记得当时葬礼是怎么进行的了。

愣愣地坐在教堂的前排，握着鲍德温的手，玛丽亚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：念悼词的牧师、来参加葬礼的亲友、浅唱低吟的唱诗班，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，教堂中弥漫着哀伤的气氛。悼词的内容牧师事先已经和他们商量过了，重点放在玛丽亚母亲利奥诺拉的学术成就、与病魔抗争的勇气，还有一生中收获的友谊上，顺便提到她的独生女儿玛丽亚也追随了母亲的足迹——在一定程度上。牧师赞美了利奥诺拉在其工作中取得的卓越成就，颂扬了她对友谊所表现出的忠诚与呵护。此时刚入秋，但是当地的气温已经很低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冒着严寒前来，悲恸之情发自肺腑。看得出来，大多数人都是利奥诺拉的同行人。玛丽亚好多次听母亲骄傲地说起自己的圈子有多么了不起，语气里隐隐露出自负，不过玛丽亚总是自动把这层意味屏蔽掉了。

玛丽亚还记得母亲在公墓下葬时的情形——纵然秋意微凉，却掩不住秋色的浓烈。通往墓地的小径上满是冻土，有水洼的地方结着一层薄冰，抬棺人抬着棺材走过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寒风吹过，让人瑟瑟发抖，卷过棺木时仿佛留下了十字架形状的

印迹。自从得知母亲患了致命重症，玛丽亚就曾在脑海中无数次地想象过终将到来的这一幕。现在，这一切真切地出现在了她的眼前。凝视着缓缓落下的棺木，口中喃喃着送别的话语，玛丽亚伸手划了一个十字。尘埃落定，玛丽亚静静地徘徊在墓边，直到鲍德温过来将她接走。

玛丽亚记得葬礼过后的来宾聚会上，不断有人朝她走来表达慰问，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有需要的话就尽管开口。

当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平静，深夜里只剩下玛丽亚独自一人时，她的思绪才平复下来。玛丽亚回想起沉重忙碌的这一天的种种情形，直到这个时候，她才意识到，葬礼上没看到一位父亲那边的亲人。



半夜十二点刚过，求助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一个听起来十分紧张的女声大声说道：“她，她，她……玛丽亚自杀了……我，我……太可怕了……太可怕了！”

“女士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叫凯伦。”

“请问您现在在哪里？”接线员耐心地问道。

“我在……这里是……她的度假小别墅……”

“哪里？具体地址是？”

“在……辛格瓦德拉湖。在……她的度假小别墅。快点来啊……我……这里就我一个人啊！”

\*

凯伦以为自己可能找不到玛丽亚的度假小别墅了。她上一次去那里是四年前。其实玛丽亚事先已经非常详细地跟她说明了路

线，不过这些话算是左耳进右耳出了。凯伦觉得自己应该是记得路线的，就没怎么在意玛丽亚的话。

她是晚上八点过后从雷克雅未克出发的，当时天已黑透了，经过莫斯菲尔谢蒂荒野的时候，路上基本已看不到什么车了，偶尔还能看到一两辆开往市区的车。在她的前面，有一辆也往东开的小轿车，凯伦望着这辆车闪烁的尾灯，心想，谢天谢地，总算还有个伴啊！她实在是讨厌一个人在黑暗中开车。要不是因为工作上出了点麻烦，她本来可以早点出发的。她任职于一家大银行的公关部，电话、会议无休无止，永远看不到尽头。

凯伦虽然看不到右边是什么，但感觉应该是格里曼斯菲尔山，然后左手边是斯卡拉菲尔山。转过路口应该就是维达谢利德方向。她小时候有一个暑假在那里玩了两周。尾随着前面那辆车，凯伦慢悠悠地开着，一直开过柯林格拉朗火山灰场，两辆车才分道扬镳，那辆车加速驶入了黑暗中。凯伦猜那辆车可能往乌克斯瑞基尔走了，再往北是卡迪达里尔山路。其实她也经常走那条路。那是一条非常美丽的山路，沿着伦德瑞雅达尔山谷，一直通向博尔加峡湾。当年在桑克鲁夫塔湖度过的一段美好夏日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来。

凯伦朝右开往辛格韦德利国家公园，黑暗中她很难看清路标，心想，会不会转早了？这条路口是不是通往湖边？是这个路口还是下一个路口转弯？会不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了啊？

有两次她都走错了路，不得不掉转车头。因为才周四，很多度假别墅都黑灯瞎火的。凯伦在车上放了很多食物和一些读物，之前玛丽亚还跟她提过，她的度假小别墅最近刚装了电视。不过，

这些东西对凯伦来说可有可无，毕竟她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好好放松，休息一下，她最希望的就是睡个好觉。她工作的银行最近办砸了一次收购，现在那里的氛围压抑得就像疯人院。银行大股东们之间的内讧已经让她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新闻通稿以每两小时一篇的频率发布，更糟的是，其中一篇曝光了其中一位银行合作伙伴因为派系倾轧想要辞职，而董事会许诺给他一亿克朗的遣散费。这一事件在公众中间炸开了锅，而凯伦的工作就是平息民愤，为了这事，她已经连轴转了两周。现在，她感觉自己也快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必须逃离这一切放松一下了。玛丽亚以前经常把自己的度假小别墅借给她住几天，于是这次凯伦又打了个电话，玛丽亚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

凯伦小心翼翼地顺着一条简陋的道路往前开，路边长着低矮的小树。终于，车灯照亮了一座临水而建的小别墅。玛丽亚之前给她钥匙，而且也跟她说了备用钥匙的位置。有时备用钥匙还是很能派上用场的。

现在，凯伦一心渴望着明天早上能在辛格韦德利的绚烂秋色中醒来。从她记事起，每年秋天，她都能看到人群蜂拥而至国家公园，感受这里无与伦比的美景：五彩斑斓的颜色倒映水中，落叶缤纷，一眼望去，尽是浓烈灿烂，无边无际。

门边有一个阳光露台，可以在上面休息、晒太阳。凯伦先将行李运送到露台上。然后，她插入钥匙，打开门，摸索着打开了手边的灯。这盏走廊灯的灯光可以照到厨房，她打算先将小行李箱搬进去，放到主卧室。令她惊讶的是，主卧室里的床竟然没有铺好，这太不像玛丽亚的作风了；而且卫生间的地上还扔着一条

毛巾。她来到厨房，打开灯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虽然她并不是个怕黑的人，但还是油然而生一种不安感。客厅里也是黑漆漆的一片。白天透过窗户能看到一片美好的湖光景色。

凯伦打开了客厅的灯。

客厅的天花板上有四根牢固的横梁，而现在，其中一根上面吊着一个人，背对着凯伦。

凯伦吓得退到了墙边，砰的一声，脑袋撞在了墙上的木镶板上。凯伦眼前一下子黑了。尸体被一根蓝色绳子吊着，影子反射在黑黢黢的客厅窗户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凯伦才敢一步步地挪了过去。此时，湖畔的万籁俱寂营造出了一让凯伦永远都忘不掉的恐怖氛围。所有的细节都牢牢地刻在了凯伦的脑海中：原本应该在厨房里的凳子出现在了不应该出现的客厅里，歪倒在那具尸体的下面；蓝色的绳子；窗户上的影子；辛格韦德利的阴暗；横梁上吊下来的一动不动的尸体。

凯伦小心翼翼地一步步靠近，看到了一张已经发青肿胀的脸。她最怕的怀疑被证实了。这人正是她的朋友——玛丽亚。

凯伦报了警。似乎只过了一小会儿，一群医护人员和警察便从邻近的塞尔福斯赶到了现场。塞尔福斯刑事调查局的警探只知道这位自杀的女士来自雷克雅未克，住在格拉法沃于尔郊区，已婚，但无子女。

在这个度假小别墅里，人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看上去就像一群不知所措的陌生人。

“是你打的电话吗？”一位年轻的警探问。

凯伦这会儿正坐在厨房里，低头看着地板，显得十分颓丧。

“是的，我叫凯伦。”

“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给你找个心理咨询师。”

“不用，我想……我还好。”

“你跟她很熟吗？”

“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。这次是她把度假小别墅借给我过周末的。”

“你没在小别墅外面看到她的车吗？”这位警探问。

“没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会有人在这里。之后我发现卧室里的床没铺好，等我进了客厅……我之前从没目睹过这种事。噢，天啦！可怜的玛丽亚！可怜的玛丽亚！”

“你最后一次跟她联系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几天前，当时她答应把小别墅借给我住。”

“那她有没有说她自己也打算来这里？”

“没，她根本没提。她说小别墅当然可以借我住几天。没问题！”

“她当时情况好吗？”

“嗯。我觉得还行吧。我去找她拿钥匙的时候，她看上去跟平时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她知道你会来这里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啊！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她知道你会发现她的。”警探说道。

在开始与凯伦谈话时，警探拉来一把凳子坐在了凯伦的旁边。此时，凯伦紧紧地抱着胳膊，盯着他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或许她就想让你发现她，”警探说道，“这只是我的猜测啊。”

“她为什么想这样啊？”

“我就是猜测一下。”

“可我觉得你说得对，她知道我会来这里过周末，她知道我会来的。什么时候……我是说，她大概什么时间这样做的？”

“目前还不清楚死亡的准确时间，不过医生推测是昨晚，差不多二十四小时前吧。”

凯伦用双手捂住了脸。

“天啊，这实在……这实在太不真实了。我真不该找她借房子。你们跟她丈夫联系上了吗？”

“一名警察正赶去见她丈夫。她家是住在格拉法沃于尔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她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怎么会有人自杀呢？”

“完全绝望了吧。”警探边说边示意医生过来，“也许是心理问题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有心理方面的问题？”

“玛丽亚的妈妈两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。这件事对玛丽亚的打击很大。”

“明白。”警探说道。

凯伦控制不住自己颤抖的嘴唇。这位警探问她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。凯伦摇摇头，说她还好，但想回家，如果可以的话。警探说没问题。不过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他们之后会联系她的。这位警探陪着凯伦走到她的车旁，帮她打开了车门。

“你一个人回去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问题的，谢谢你。”凯伦答道。

这位警探看着凯伦驾车离开。等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玛丽亚的尸体已经被取下来，放在了地板上。警探在尸体旁边蹲下身子。这位女性死者穿着一件白色T恤、一条蓝色牛仔裤，但没穿袜子。她身材苗条，面颊消瘦，留着一头短短的黑发。在死者身上和房间里都看不出任何扭打的痕迹。地上倒着的那把凳子是从厨房里拿过来的，好站在上面往横梁上挂绳子。那条蓝色的绳子随便哪家手工制品店都能买到，已深嵌进玛丽亚细长的脖颈里。

“窒息死亡。”地区法医宣布，他正在和护理人员说话，“脖

子没断，对她来说挺不幸的。如果断了，死亡会来得更快，还能少受点罪。当缠绕在她脖颈上的绳套越来越紧时，她便逐渐窒息了。这需要一些时间。他们问什么时候能把尸体运走。”

“需要多久？”这位警探问道。

“两分钟——或许更少——在她失去意识之前。”

这位警探站了起来，朝四周看了看。这是一间在冰岛很常见的度假小别墅，里面摆放着三件套皮沙发、一张很不错的餐桌，还有新装修的小厨房。客厅的墙上放着一排排的书。警探走到一组书架边，看到一套棕色皮质的五卷本乔恩·阿纳松的《冰岛民间故事集》，这是一套鬼神故事书，他认为。其他架子上有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和冰岛小说，其间点缀着一些陶瓷小饰物、带相框的照片，其中有三张照片是同一位女士在不同时期拍的。墙上还挂着几幅绘画图案、一幅小油画和一些水彩画。

警探走进他猜是主卧的那个房间，一侧的床单上还可以看到留下的人形痕迹。床头柜上有一堆书，一本法瑞斯克格人大卫·斯蒂芬森的诗集放在最上面。书的旁边有一小瓶香水。

警探在小别墅内四处探查不完全是出于好奇心，而是仍在尝试寻找扭打的痕迹，只要有一个这种线索就能说明玛丽亚不是自己主动走进厨房，取来凳子，把它放在梁下，站上去，把绳子系在自己脖子上的。然而，警探能发现的只有一种非常安静的——近乎斯文的——死。

这时，塞尔福斯刑事调查局的一位同事打断了他。

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这位同事问。

“一无所获。就是自杀。纯粹自杀。没有任何其他迹象。她



肯定是自杀。”

“看上去确实如此。”

“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是不是最好把绳子剪下来？她结婚了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取下来吧。她丈夫会在某一时刻赶来这里。”

警探从地上捡起绳套，用手指摸了摸。这个绳套系得非常不专业：首先结打得就不熟练，而且绳穿得也不怎么好。要是他自己的话，他能弄得更好吧。不过，指望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打出专业的上吊绳也不切实际。玛丽亚的自杀不像是提前研究策划、做好充分准备的结果。与其说它像是一场精心预谋的行动，倒不如说它是一个临时起意的疯狂之举。

警探打开朝向露台的那扇门。露台就两级台阶，离湖的边缘只有两码多的距离。前几天，一阵寒流经过，近岸的湖面上结了一层薄冰。在某处，一些岩石上面也结了冰，像覆盖了一层薄纸般的玻璃；岩石底下，湖水打着旋儿流过。